

晦庵朱文公易說

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一

繫辭上傳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
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
無不見有隨處皆足無所欠闕只觀之人便見萬人
繢錄
問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曰無小無大
無物不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者宜
着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湏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
下箇正字吳必大錄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注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

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先生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一而實地雖是緊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用之云地如人之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所以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育萬物要之天之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他只是一箇物事中盡是地之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所以容看得這氣升降來往故地言廣生蓋天有許多氣地

盡容受得所以說其量之廣大却盡包得地中間其氣周流只是一箇物事上下表裏無不是他氣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包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管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爲四降地氣上騰此又似是天地各有氣交合先生曰只

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
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
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援此則到是陰消於上而陽生
於下却不見得天氣下降先生曰也湏是天運一轉
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自轉
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湏是大著心腸看始得
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事不可如此
偏滯求之也

萬人傑錄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
性如此卦畫也

易經

易淵錄

黃菴問乾者天之性情曰天之性情猶人之氣質乾健
也天之性情健而不息其靜也專是性其動也直是
情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先生云天
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
之間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
迸出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
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
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寧直則只是一物直
去翕闢則是二箇翕則合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
曰陰偏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強底人便靜時亦有箇要立作做
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
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吳必大錄

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否胡廣仲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陰陽與天地自是兩件物事陰陽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形質底

物事如何做一物說得不成說動爲天而靜爲地無此理正如鬼神之說沈澗錄

問坤之動也關曰大抵陰是兩件陰爻兩畫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湏開今天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太底物事廣便容受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吳必大錄

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之義如河廣漢廣之廣游敬錄

易不是象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廣是說他廣闊着得

物常說道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中心然而地
却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廣天是那一直
大底物事地是那廣闊底物有劫處有陷處所以說
廣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書有這理便有是畫書
是載那得理底苦死分不得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
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晏淵錄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地
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同上

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偏塞
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
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
見地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同上

問廣大變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陰陽易簡是易上所

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見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
配之義是分這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全無配
合底意曰也有些小分此以合彼意思欲見其廣大
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觀之欲知
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其易簡觀於聖人
之至德可見

問廣大配天地至變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
否先生云則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先生云也是
易上有這道理似人心之至德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
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萬人條錄

林學履問廣大配天地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如
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

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如何
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德者又問伊川
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
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言君子無所不知也良久
笑云向時有小人出此語令楊大年對楊應聲云小
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黃義剛錄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將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
來對易之廣大便配天地易之變通便如四時寒暑
往來如老陽變老陰老陰變老陽陰陽之義便與日月相似易簡

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吳必太錄

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就人而言之萬人傑錄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
踐履事凡事踐履將去業自然擴吳必太錄

董伯羽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爲知要或以爲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則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俟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它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漢書要束字讀如約束曰然頃之復歎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箇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理窮盡超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欄自家不住如此則所謂崇戒謹

恐懼一動一舉一言一行無不着力如此則是卑問卑法地曰只是極其卑耳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看其底物事但盡載却縱穿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無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於高禮則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自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蓋上東而先左足則背却客上西階而先右足則背却主人自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

處這業便有所欠缺業便不廣矣如地惟其極卑無所闢所以廣

萬人傑錄

知崇禮卑則性自有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亹亹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耶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

沈澗錄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

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

晏淵錄

禮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去所以能廣

黃顯子錄

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湏就功
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
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
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
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
事

葉賀孫錄

知崇禮卑一段地便極卑甚麼物事不載在地上問曰
以其地至卑所以物皆歸之曰不是他要物歸之但
看萬物無有不在地面上者縱開井百尺依舊是在
地上便是沒物事更卑得他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
便是要極卑甚麼物事無箇禮以至於至微至細底
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

卑處又曰曲禮自母不敬至上於東階則先左足上
於西階則先右足羹之有菜者挾底處無所不致其
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又不是他特地要恁
地都是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
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得多業便廣

萬人傑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宴安不亂爲不
爲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
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智崇禮卑又曰崇德廣
業蓋德智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惟愈卑則愈廣又
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
之義看來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
以不爲酒困爲不足道故以宴安不亂當之過於深
矣

智崇禮卑一段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并百尺
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他所謂德言盛禮是要
極卑故無事物無箇禮至於至微細底事皆當畏謹
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云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
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羹之有菜者挾底處無不
致謹正謂此也又曰似這處不是它特地要恁地是
它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高積累多則業益

廣昭

憲錄前

知要崇禮要卑

甘節錄

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智禮成性
而天理流行乎其間矣

楊道夫錄

又云知崇禮卑人之知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
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脩身是禮